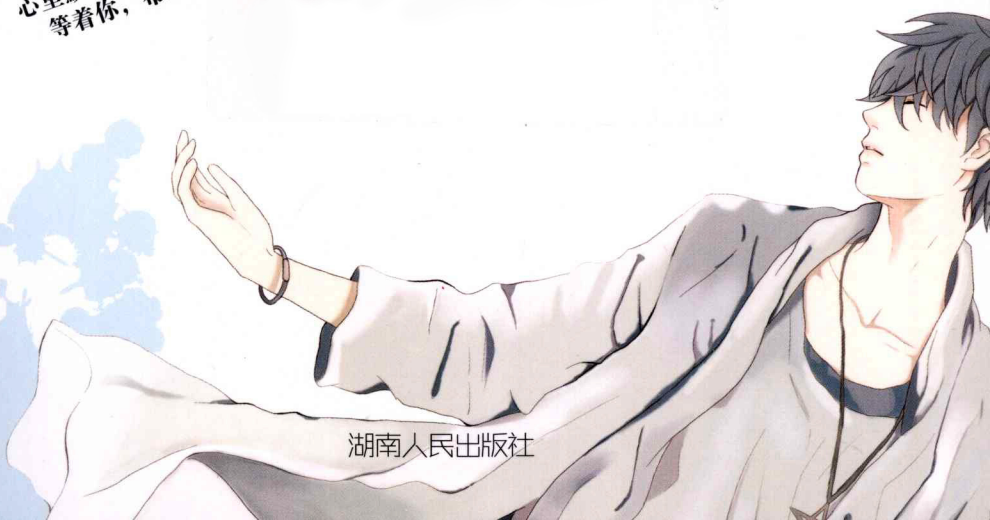


草莓 年华

Wherever you go, whatever you do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在时光的转角，望着不知在何处的你
心里默默对你说，等你
等着你，希望，不晚

梅吉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草莓年华

Wherever you go, whatever you do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莓年华 / 梅吉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438-6779-6

I. ①草… II. ①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7993 号

· 草莓年华 ·

梅吉 著

出品人: 李建国

责任编辑: 张志红

选题策划: 彭铁余

助理编辑: 云 心

选题出品: 文 心

封面设计: 韦 芸

项目统筹: 赵 艳

装帧设计: 锐意工作室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nppp.com>

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编: 410005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印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60 × 960 1/16

印张: 14.5

字数: 250000

书号: ISBN 978-7-5438-6779-6

定价: 20.00 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

许希微、秦臻和莫仓廪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朋友，心无芥蒂。

但一封情书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许希微在替秦臻赴约时，对写情书的陈北方一见倾心。步入高中，她发现陈北方竟然和自己在同一个班……秦臻突然遭遇车祸，在病房外守候她的人却是陈北方……

许希微的父亲出了事故，陈北方在安慰她时拥住了她，但他们中间始终有着秦臻的阴影。

后来，莫仓廪说他要转学。在最后的相处里，许希微发现她对莫仓廪并不只是朋友，可是已经晚了……

那一年他们参加高考，步入大学，各自散去，但内心却变得更加坚强。

成长是那破蛹而出的蝶，带着华丽的美好，静静地与你对视。

这就是她们的故事，其实，也是你们的。

目录

第一章	那些喜欢,是夜里的花,透着暗香却无人可知	5
第二章	我在想你,你不知道	29
第三章	安好,这真是一个最美最美的词。 它是一个名词。静止的	77
第四章	喜欢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 只会是离痛苦很近,离平静很远	111
第五章	我陪你找个池塘,盖间平房,忘掉忧伤	141
第六章	我是那个地球上唯一被你驯服的狐狸	177
第七章	那上帝在云端,只是眨了一眨眼	213

第一章
chapter 01



那些喜欢，是夜里的花，
透着暗香却无人可知

她转过身的时候，
看见了站在身旁穿白色衬衣的男孩，
清风秀骨，俊秀挺拔，浅浅地对着她微笑了一下。
她的心，就从那一刻开始，动荡起来。
原来爱情是这样的，
带着宿命一样的遇见，汹涌地席卷而来。
陈北方，是在那一眼，就喜欢上的。

是个傍晚,下很大的雨。许希微跑到电影院门口避雨,眼前是哗啦啦的声音,以及浸在雨水里不真切的景象。她转过身的时候,看见了站在身旁穿白色衬衣的男孩,清风秀骨,俊秀挺拔,浅浅地对着她微笑了一下。她的心,就从那一刻开始,动荡起来。原来爱情是这样的,带着宿命一样的遇见,汹涌地席卷而来。

陈北方,是在那一眼,就喜欢上的。

他在给秦臻的信里写:我想认识你,在巷口那家电影院门口等你。

彼时,是十五岁,初中毕业的那个六月夏天。

在许希微的记忆里,那一年旧楼墙面上长满了大片大片的蔓菁藤,层层叠叠的绿叶繁盛得像一片海洋,偶尔风过会显一些斑驳的泥色茎藤出来,阳光从树叶中落下来,会有鸽子扑扇着翅膀低空飞行,

很现实安好的感觉。

有时候是秦臻，有时候是莫仓廩，有时候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出现，在楼下微微扬高声音喊：许希微！许希微！她就会踢踢踏踏地去换鞋，再跑到冰箱里拿出两支或者三支雪糕咚咚咚地跑下楼去。

下楼的时候见到他们会把手里的雪糕递给他们，一人咬一支坐在石阶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院子中间几株粗大的梧桐树，知了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一唱一和，草石竺一簇簇地生长在大院一些潮湿的地方，骑着单车的人，打着遮阳伞的路人，几个玩着跳绳的小孩，这是百花里巷 47 号二铁医院家属区，也是他们三个从小一直生活的地方。

因为才参加完中考，没有暑假作业也没有家长老师的约束，三个人可以放心大胆地玩，用许希微她妈的话说，是“野”。以前秦臻和莫仓廩也住这大院北面的筒子楼里，那时候三个人就楼上楼下地窜，你的玩具也是我的玩具，你的书本也是我的书本，你家的冰箱也是我家的冰箱，碰到吃饭了就坐到椅子上去吃，有时候晚上玩累了就睡在别人家里。后来二铁医院修了新房，秦臻家和莫仓廩家就都搬到新楼里去了，不远，在大院的东面，一栋水泥钢筋的新楼和橘色的筒子楼立在一起，筒子楼就矮了下去。

这种单位是论资排辈的，许希微的母亲周慧只是二铁医院负责照 B 超的医生，排上号了轮到分的时候已经没有房子可分了。为这事，周慧沮丧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家的時候火气变得很大，不是摔碗就是絮絮叨叨地数落许希微她爸。许希微她爸许东年是乘警，常年在外，小时候许希微被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倔强地昂着脑袋说：“我爸是警察！会抓你的哦！”

其实也不算是被欺负，因为她有慢性鼻炎的毛病，常常要擤鼻子，二铁医院里其他的孩子就会刮着脸蛋取笑她是鼻涕虫。她跟别人打不

过，就拉着莫仓廩去打架，把其中带头嘲笑她的大东给狠狠揍了一顿。

即使大东伤得更重，他的脸被抓破了，眼睛淤青红肿，但他爸还是拎着他去莫仓廩家里道歉去了。因为莫仓廩他爸就是二铁医院的院长。

莫仓廩是二铁医院家属区的孩子王，从小调皮捣蛋，跟许希微算是“臭味相投”，他们上树掏鸟蛋，下河摸鱼虾，翻墙逃课去看电影逛街或者打电玩，惹是生非，甚至有次家长会莫仓廩出钱请了两个人去帮他和许希微开家长会，后来老师家访一问就露了馅，莫仓廩没有挨打，挨打的是许希微。不过渐渐长大，上中学后他们也都不再胡闹了，莫仓廩已经有了一个少年的模样，个子挺拔，修长，带着那种从良好家境里出来的玩世不恭的慵懒气息，穿着运动衫球鞋在足球场上踢球的时候，也成为女生的关注对象。

秦臻和他们不同，她乖巧，听话，成绩优秀，而且她会拉小提琴，会跳舞，会画漫画，跟许希微这样中等成绩的人比，那是天远地远。好在还有个莫仓廩垫底，他的成绩更是差，所以每次周慧骂许希微的时候，许希微都会反驳：“莫仓廩还倒数呢！”

周慧用很尖的嗓门骂：“你个苕，跟他比，他是太子爷，你是什么？”

许希微也习惯了她妈的嗓门，不管对她怎样凶，只要莫仓廩和秦臻出现，她妈就会露出很和蔼的笑容招呼他们。许希微暗地里说她虚伪。

秦臻的父母都是二铁医院的医生，父亲是外科主治医师，母亲是妇产科医生。许希微喜欢去秦臻家玩是因为秦臻的母亲叶婉清从来不像周慧那样大声地嚷嚷，她从来都是面带微笑，声音很婉转，和许希微说话的时候总是会用商量的语气：“希微你想喝可乐还是雪碧？”

私下里许希微跟秦臻抱怨：“我妈要是有你妈一半好，就好了。”其实周慧对许希微当然也是好的，只是管得太严了，考试没及格要打掌

心,检查作业有错别字要打掌心,家长会上被老师说她上课交头接耳要打掌心……许希微疼得直跳脚,一边叫一边哭,很声嘶力竭的样子,她知道她一哭就会“引”来秦臻和莫仓廪,他们就会拉着周慧的手求情。

“阿姨,你就饶她这次吧,其实题目都会做,她就是粗心了!”秦臻说。

“是呀,阿姨,许希微还是很努力的,今天语文课上,赵老师还念了她的作文。”莫仓廪赶紧附和着。

周慧也不是为了把许希微打疼才打她,见有人劝也就扔了尺子,戳戳许希微的头:“下次再不及格,少一分打十下!”又对着秦臻说:“这次是第一名吧!要是我家希微能像你一样懂事就好了!”

秦臻连声说:“这次题目太难了,我也错了好几道……”许希微感激地望着秦臻,知道她是为了她才撒谎的。

周慧去外面的时候,刚才还哭得稀里哗啦的许希微一下就收了声,擤了擤鼻子,吹吹有些泛红的手说:“怎么这么晚才出现,都被打了五下了!”

“一听你嚎,就赶紧过来了!”莫仓廪皱了皱眉,拉过许希微的手看了看,“就是红了点,没啥事。”

“换你挨打试试!”许希微瞪他一眼,捡起她妈刚扔的尺子作势朝莫仓廪的身上拍了一下,尺子落下去的时候莫仓廪并没有躲闪,打在他的肩膀上。莫仓廪也不恼,他都习惯了她们这些女孩的小脾气。再说,他们是太熟悉了,三个人好得像一个人似的,秦臻上小提琴课和舞蹈课的时候,他们会陪着,许希微留下来值日的时候,他们会陪着,莫仓廪参加校队篮球训练的时候,她们也会陪着。

长到十五岁的时候,秦臻已经有了一米六五的个子,喜欢穿牛仔褲修出小马驹一样的腿,她有很漂亮的双眼皮和小小的尖下巴,有一次三个人窝在莫仓廪家的布艺沙发上看《东京爱情故事》的时候,许

希微惊讶地指着秦臻说：“我觉得你长得好像莉香呀！”又拉着莫仓廩问：“是不是？是不是呀？”

莫仓廩看看电视上的莉香，再看看秦臻，认真地回答：“是有点像呢。”

“少来了，我哪有她那么漂亮！”秦臻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低垂的脸微微地泛红，长睫毛扑闪扑闪的，煞是好看。许希微跳起来，跑到洗漱间去照镜子，镜子里的自己像个豆芽似的，顶一头乱糟糟的短发，鼻翼上有些雀斑，穿着宽大的帆布外套，跟从小就学跳舞体态很好的秦臻站在一起，很有段差距。

那个暑假，三个人商量着要骑车去附近的木兰湖玩。但首要的问题是教会秦臻骑自行车，秦臻什么都能干，就是运动细胞不好，体育结业成绩也是勉强合格，还是许希微架着她跑下来的。教会她骑单车，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后来陈北方告诉许希微，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秦臻的样子，穿着一件水蓝色的背带裤，长发撩起，耳鬓的两缕用碎钻的小卡别在脑后，眼神雀跃闪亮，动作微微颤颤，骑着单车朝前的时候，阳光扑面而来，那就像一幅油画，色彩分明。

许希微问他还记得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吗？他说不是在电影院门口吗？

是的，那是许希微第一次注意到陈北方，但是陈北方却没有注意到，在秦臻骑着单车朝前的时候，旁边扶着车尾的人，是她。从第一面起，陈北方的眼里就只有秦臻，秦臻的娇俏，秦臻的美好，秦臻的一颦一笑，都被种在了他的眼睛里，而许希微，只是旁边的风景，路人甲乙丙丁，是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陈北方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翻着一本书的时候，他一抬头就看见了耀眼的秦臻。他对她，一见倾心。

陈北方给秦臻写了封信。他没有直接交给她，而是让大院里的一个叫兜兜的男孩递给她。许希微正好和她在一起。

“是谁？”秦臻狐疑地问。

“不认识。”兜兜手里拿着一个苹果，咬了一口，“苹果真甜。”

“帅不？”许希微很八卦地问。秦臻白她一眼，她嘻嘻地笑起来。

“不知道。”兜兜摇了摇头，“他刚才还在呢。”

秦臻和许希微下意识地抬起头来，看了看四周，并没有看到谁。

许希微凑过去看了下，白色的信封上没有收信人。秦臻打开来，信纸上也没有抬头，只有一行刚劲的草书：我想认识你，在巷口那家电影院门口等你。署名：陈北方。

“又是你的暗恋者！看来你命犯桃花呀！”许希微坏笑着说。

秦臻把信纸放回信封里，准备当成垃圾扔掉：“嗤，都是烂桃花！”

“名字这么好听，字也这么好看，人肯定不会太差！”

秦臻敲敲她的头：“就因为名字好听，字好看，人才肯定不咋样！”

“去看看就知道了！”许希微怂恿她。

秦臻已经把信撕碎，揉成一团塞进手里。这个时候看到皮鞋上粘了些灰，蹲下去顺手用刚撕碎的信纸擦了擦，一边说：“让我去我就去，那不是太没面子？！”

站起来的时候，她走到路边的垃圾桶前，将信纸丢了下去，回过头来冲许希微挥手：“快走啦！”

许希微追上去的时候还不忘对兜兜嘱咐一句：“以后不能随便吃陌生人的东西，万一是坏人呢！”兜兜已经咬着苹果跑开了，根本没有听她在说什么。

许希微知道，秦臻当然不会赴约了。她有着自己的矜持和骄傲。

秦臻收到情书也不是一两封的了，隔三差五地就会在书桌里发现一封，她和许希微也讨论写信给她的那些男孩。

“宋希！竟然是宋希写的！”有次，许希微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地说，宋希被他们初中班的同学封为数学王子，因为数学成绩超级好，每次奥数比赛都得第一名，而且长得也好看。许希微觉得他跟秦臻还是挺般配的。

“我不喜欢他！”秦臻斩钉截铁地说。

“那你喜欢谁？”

“我喜欢的人应该有吴尊的帅气，梁朝伟的眼神，周杰伦的嗓音，还要……”秦臻无限向往地说。

许希微没好气打断她：“你说的这号人物应该还没有投胎吧！”

秦臻笑起来，眼睛眯成弯弯地月牙状：“那你呢，你喜欢怎样的男生？”

“我喜欢，喜欢我的人！”许希微略微想了一下，回答道。

“就这样简单？”

“不应该这样简单吗？他喜欢我，我喜欢他，就好了。”

“那如果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呢？”

“那我就立刻走掉！”许希微顿了一下，继续说，“他不喜欢我，我也不会去喜欢他！我又不是白痴，干吗浪费表情？天下帅哥一大把，何必单恋一枝花！”

只是那个时候的许希微对于感情过于简单了，她总觉得喜欢就像是一个玻璃瓶，封起来就可以统统地收回，但是她第一次喜欢的人却真的不喜欢她，不管她怎样地想要走开，怎样地想要忘记，怎样地想把自己的感情收回来，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越陷越深，她真的让

自己变成了白痴,变成了傻瓜。

是在遇到陈北方以后,许希微知道,有些事是真的无能为力的。

那天陈北方在电影院门口一直等着秦臻,而秦臻已经压根忘记了这回事。他们三个人窝在莫仓廩的房间里,许希微趴在他的床上看书,秦臻和莫仓廩就坐在地板上打黑暗破坏神的联机游戏,时不时听到秦臻发出哇哇的声音来。

听到外面哗啦的雨声时,许希微想起什么似的问秦臻:“你真的不去?万一他一直等呢?”

“谁那么傻呀,等一会儿自然会走。”秦臻头也不回地应着。

过了一会,许希微又问:“万一他就是那么傻呢?”

“谁呀!”正玩得不亦乐乎的莫仓廩转过头来问了句,但她们俩都没回答。

“管他的呢……德鲁依,快来救我!”秦臻嚷起来。“德鲁依”是莫仓廩在暗黑破坏神游戏里的名字。

傍晚的时候,雨势还没有小。秦臻和莫仓廩已经又打通一关,决定中场休息会儿。秦臻还沉浸在刚才的魔法世界里,兴致勃勃地说着:“刚才好险,有个怪物差点就从背后袭击我了!”她指了指莫仓廩:“口渴了,去给我拿可乐来!”

“你自己不知道去!”莫仓廩走到许希微的身边,翻了翻她手上的书,是《白夜行》:“怎么看这么慢,这本书我一下午就看完了!”

“快去拿可乐!”许希微有些凶巴巴地推了他一把。莫仓廩老大不情愿地转身出门。

“你去替我看看帅不帅。”秦臻挨着许希微说,她到底还是有着小

女生的好奇心。

“不去！又不是约我的！”

“去啦！拜托你啦！大不了以后写不出作文的时候我帮你想！”秦臻诱惑她。以前也是这样，每每收到不知名的情书，秦臻就会让许希微出面去帮她“探一下”。但没有谁会像陈北方这样，宛若王子，带着绝尘一样的气息。

后来，后来的很多次，许希微都问自己，是不是后悔替秦臻去了这一趟呢？如果没有遇到他，是不是她就不会心疼，不会难过，不会忧伤了呢？后来，她总是想要忘记陈北方。但人的记忆有时候是这样的，越想要抹掉的影像，却越是无法抽离，那些过往总是像个任性的孩子，以倔强凌厉的姿势冷冷地与她相望。倔强如许希微，顽劣如许希微，却那样轻易地落泪了。她从来不知道，一个人的眼泪可以这么多，好像身体里所有的水分，一点一点地流失，却又源源不断地凭空生成了出来。如果那是一条用眼泪流成的河，那么，陈北方，可不可以通往你？

那天许希微在电影院门口遇到了陈北方。她不知道陈北方到底等了多久，也不知道如果她不来的话，他还会不会再等下去，她只知道，他是真的喜欢秦臻。

他看着她怔怔的眼神，竟然也有些不好意思，迟疑地摸了摸自己的脸，以为自己的脸没有擦干净。

“那个……”他开口问她，“你也等人？”

“秦臻……”许希微艰涩地咽了咽口水。

“她的名字是秦臻？”他笑着念出她的名字，唇齿碰撞间是很美妙的声音。许希微心尖上一处微微地泛起很莫名的情绪。